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我讀子安宣邦〈戰後日本論：從沖繩看起〉

Reading KOYASU Nobukuni's "on Post-War Japan: A View from Okinawa"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11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上里賢一(Uezato Kenichi)

頁數/Page：147-15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11](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子安宣邦思想論壇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147-157

## 我讀子安宣邦〈戰後日本論：從沖繩看起〉

Reading KOYASU Nobukuni's

“On Post-War Japan: A View from Okinawa”

上里賢一

UEZATO Kenichi

琉球大學法文學部國際言語文化學科東洋文化講座教授

### 一、序言

子安宣邦教授以足以代表日本的思想史家、文化論專家而聞名於世。子安教授的研究當中以日本及東亞為中心，具備了從文化起源到現代的廣泛視野及漫長時間軸，除政治思想分野外，並受到歷史、文學、語言、民俗等眾多相關領域之研究者的矚目與支持。像是對丸山眞男理論的檢驗與批判、對於竹內好的批判性繼承等，就連在我這研究領域相異的人眼中看來，都是日本政治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上的豐碩成果，散發著燦爛耀眼的光芒。

台灣的《文化研究》雜誌，試著深入子安宣邦教授的思想世界，檢驗子安教授研究成果之定位，對於這樣的企劃我由衷地感到敬佩。筆者不顧自身才疏學淺，應編輯的邀稿而寫下這篇文章，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現今台灣對子安教授的熱烈討論之態度相當吸引著我。子安教授的研究中，以從日本江戶時代到二戰結束的時期，其中尤以對中國、朝鮮、台灣等亞洲各地展開侵略的帝國主義化日本，究明在明治以後作為國家的日本其真實姿態這一點，最具研究的特色。現今為何在台灣會開始討論起子安教授呢？從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地支配下解放、至今已超過60年，在擁有此一歷史背景的台灣，吸引著台灣研究者的究竟是子安教授研究中的什麼呢？就算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想必也會對此感到興趣的吧。

第二點，我受到子安教授對於亞洲、台灣、朝鮮、沖繩所抱持的態度感動，從其所提示的問題中我發現了得不到自由的自己。第三點，去年(2007)夏天在雜誌《環》特集「正是此時，探求琉球的自治——所謂的『回歸』為何？」（今こそ、琉球の自治を——『復歸』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中，我有幸讀到了子安教授名為〈人住在那裡〉（人が其処に住むこと）<sup>1</sup>的文章。若把吉田拓郎用廣島腔演唱的部分歌詞，<sup>2</sup>與生於「回歸」後沖繩的自己相重疊後，以自嘲的口吻來唱的話，不禁會想：子安教授的提問是否太過傲慢了呢？

本來關於子安教授龐大的研究成果及其在研究史上的價值，筆者是毫無評論的能力與資格。因為自己完完全全是個門外漢。但，身為在沖繩土生土長、沖繩的戰後成為自我成長史的新世代其中一員，或許自己能夠就同世代沖繩人身上所沾染的「戰後」經驗來說點話。對於子安教授所提出的問題不以邏輯思考，而是以個人的經驗與之相對峙，這樣有何意義呢？萬一被人如此反問，筆者只能退位讓賢黯然下台了。

## 二、戰後沖繩的三個日期

子安教授引據《沖繩修學旅行》這本旅遊手冊，認為對戰後沖繩在歷史上具重大意義的日期有三個，那就是6月23日、4月28日、5月15日。的確，列舉出這三個日期並沒有什麼好爭議的。這三個日期在論述戰後沖繩時，確實是意義深遠的日子。

子安教授的論考便是從對此三個日期的內容檢驗開始的。直接開門見山地說結論的話，子安教授將內容整理得既簡潔又切得要領。最早的6月23日是「公認的沖繩戰爭結束之日」。在沖繩，被當作「慰

---

1 子安宣邦，〈人住在那裡〉，《環：歷史・環境・文明》Vol.30（東京：藤原書店，2007）。

2 吉田拓郎，《咬緊牙關》（唇をかみしめて，1982）。

靈之日」。4月28日，指的是1952年的4月28日。這天，日本與美國的《和談條約》（編按：指《舊金山和約》）生效，且《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也同於此時生效，使得日本從美國的占領中恢復獨立。而由於中國與蘇聯持續著戰爭狀態，所以和談也只是半和談。但，沖繩卻因此《和談條約》從日本被分割出去，繼續處於美國的占領支配狀態。4月28日這天對日本來說是恢復獨立的日子，對沖繩來說卻是從日本被割讓出去的「恥辱日」。5月15日，指的是1972年5月15日。在《沖繩修學旅行》中被稱為「沖繩重歸日本領土的日子」。子安教授說道：「這個事件相當重要，前往畢業旅行的學生一定得知道這一天發生了什麼事。」並說，作為「基地」島的沖繩本應只到這天為止，但沖繩卻至今仍舊是「基地島」。於是，子安教授作出了如此提問：「但是1972年5月15日回歸日本本土後，沖繩的戰爭就算結束了嗎？那只不過是『基地島』沖繩的新的開始罷了。沖繩的人們要怎麼稱呼這個日子呢？應當稱為『自我欺瞞的回歸紀念日』吧。」子安教授的此一發問中，存在著現今沖繩所抱持之矛盾與苦惱的根源。（頁78-80）

### 三、成為「棄卒」的沖繩戰

子安教授的論文在整理沖繩戰後史的三大決定性日期後，又加入了自己與沖繩間的關連，帶有一種「自誠」的態度來展開論述。「二、戰爭的死者們」、「三、沖繩與未被祀奉的死者」、「四、人民的分裂」、「五、透過國家的方式」，雖然這麼說有點草率，不過若將連貫各節的基調加以整理後，或許可以用沖繩戰與國家這兩個關鍵字加以含括吧。

對於子安教授極具思想性的論文，我這徹徹底底的門外漢藉以妄自評論的藉口是，「身為在沖繩土生土長、沖繩的戰後成為自我成長史的新世代其中一員，或許自己能夠就同世代沖繩人身上所沾染的『戰後』經驗來說點話」。

我有一位舅舅，是沖繩戰鐵血勤皇隊的生存者。另外，還有兩位叔叔在戰爭中戰亡。附近鄰居也都有類似的遭遇，從小就常常聽說如地獄般的沖繩戰、中國與台灣、太平洋群島（以前被叫作南洋）等戰地的密辛與艱苦。

1945年4月1日，美軍並未從台灣、宮古島或八重山諸島登陸，而是經由沖繩本島登陸。之後到6月23日為止，約3個月的時間，沖繩本島遭受被稱為「鐵暴風」<sup>3</sup>的激烈空襲、艦隊砲擊及戰車的火焰放射器等攻擊肆虐，正如文字所形容般，沖繩本島化為一片焦土。

隨著戰爭的激化，沖繩守備軍從全縣徵召17歲到45歲的男子從軍，作為後備兵力。雖說防衛隊基本上還是符合《兵役法》規定，但也有未經正式手續就被直接徵召的人，或是未滿17歲及超過45歲的人。其中甚至還有13歲的兒童及75歲的老人。這也顯示了沖繩守備軍的兵力不足與焦躁。而於此同時，1944年12月沖繩守備軍司令部也確立了將國中生化為戰力的戰略方針。而在美軍登陸成為事實的1945年3月，縣所轄師範學校、國中的男女學生被編成學生隊趕赴戰場。

在幾乎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情況下，被編成學生隊投入戰場的男學生們（女學生們），他們的命運之悲慘也就可想而知了。《姬百合之塔》、《健兒之塔》等就是其代表，也是在敘述沖繩戰整體慘況時的典型例子。

沖繩戰爭是多麼殘酷的戰爭，從《鐵暴風》等作品中就可以找得到相關佐證。作為「姬百合學生隊」的領導教官，迷失在沖繩本島南部的激烈戰地中，最後成為美軍俘虜的仲宗根政善，在要被送往一般平民收容所的卡車上，對於所見到的首里<sup>4</sup>、那霸的景象作了以下的敘述：

---

3 「鐵暴風」一詞出自《沖繩戰記：鐵的暴風》（沖繩戰記：鉄の暴風）一書，由沖繩TIMES社編輯，1950年出版的著作，是關於沖繩戰第一本深入探究的紀錄集。將激烈的陸戰形容為「鐵暴風」，並以此為書名。從此紀錄集出版以後，「鐵暴風」成為形容沖繩戰的專用語而被廣泛使用，目前已成為一慣用語。

4 編按：首里（しゅり，Shuri），沖繩那霸市東北部的一個地區，曾為琉球王國的首都。

這是我第一次從那霸的廢墟中看到首里的慘況。也正因此，著實讓我震驚不已。一片雪白，簡直就像雪山一樣。此外原本的山丘也被削平，地形有了天翻地覆的大改變。簡直要讓人認不出來。看到此一慘況，對於沖繩戰是多麼慘烈的一場戰爭，更是有了切身的體認。而且也新建了條十分寬敞的大道。一開始還不知道究竟是通往何處，直到看到枯萎的並排松樹，才發現原來是通往普天間。<sup>5</sup>

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這首知名的詩中，訴說著首都長安因安祿山叛亂而遭破壞的情景。因沖繩戰而遭破壞殆盡的沖繩縣府那霸及首里，已找不到可以辨別原來樣貌的地標，只留下「地形有了天翻地覆的大改變。簡直要讓人認不出來」的慘況，幾乎可稱得上是「國破山河亡」的狀態。仲宗根政善還將當時的印象作成了下面這首和歌：

6月23日後數日

從那霸殘骸中見遭破壞殆盡的首里城

到沖繩戰為世人所知晓前

雪白的山丘上

木啊！草啊！請別繁盛<sup>6</sup>

為了證明仲宗根政善對於所見沖繩慘狀的描述並非誇示，就讓我們來看看曾以學生隊身分經歷過沖繩戰的大田昌秀，其對於同一時期的紀錄吧。大田在就讀沖繩師範學校時，被編入鐵血勤皇隊之千早隊中：

我們鐵血勤皇師範除了總部附屬要員外，還分為野戰築城隊、特編隊、突擊隊、千早隊。我所屬的千早隊是由22名隊員所組成。千早隊之名乃取自楠木正成以少數兵力死守千早城的典故，是由守備軍司令部的情報將校所命名的。

戰場上，千早隊的任務是從軍司令部之情報部接收大本營所發出的新聞，然後轉達給布陣於各地地下壕溝的軍隊及

---

5 新崎盛暉編，《沖繩現代史的證言（下）》（沖繩現代史への証言〔下〕），沖繩TIMES社，1982，頁179。

6 仲宗根政善，《蚊帳之螢》（蚊帳のホタル），沖繩TIMES社，1988，頁348。

附近居民，藉以提高士氣。<sup>7</sup>

大田他們收到軍司令部的命令被徵召動員，是在1945年4月1日美軍從沖繩本島中部海岸登陸的前一天。他們從「32軍司令部所在的首里城其西北之瞭望台，以近乎窒息的沈重心情」<sup>8</sup>，遠望著美軍登陸的情景。此外，大田還如此寫實地記載了遭美軍激烈攻擊後首里殘破的樣子：

在猛烈的砲擊下，我們束手無策，只能站在壕溝入口靜靜地看著，看到母校、孔子廟、弁財天堂及國寶級的圓覺寺等在眼前被燒為灰燼，彷彿烈焰焚身一般地難受。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沖繩文化財產，就這樣像茅草屋一樣地在眼前被燒為灰燼，我們只能咬牙把淚往肚裡吞。<sup>9</sup>

而跟中宗根政善同樣在沖繩南部戰場投降的大田，對於在被送到收容所時的情況又是如何描寫的呢？

被MP（編按：Military Police，憲兵）層層包圍下，我們在路上排成長長的一列。從長久的壕溝生活中，第一次可以盡情地呼吸到澄淨早晨的甜美空氣。雖說四周受到砲擊而嚴重變形，但映在眼中那日間的清新景象，卻是無法言喻的甜美。

不久，幾個其他戰壕的人加入了我們的隊列，被一一唱名的27人，分別坐上了兩台大卡車。

途中，所有的景象看起來都顯得極為陌生。面對已徹底變形的故土感到心痛，同時也對於不知何時所蓋好的、綿延縱橫的廣大道路網驚訝到啞口無言，直到這時才對於敵人所擁有的強大戰力有了一番新認識。<sup>10</sup>

仲宗根看見首里的慘狀而驚訝地說出：「一片雪白，簡直就像雪山一樣。此外原本的山丘也被削平，地形有了天翻地覆的大改變。簡直要讓人認不出來」，大田對此也如此形容著：「途中，所有的景象看起來都顯得極為陌生。面對已徹底變形的故土感到心痛」。其他許

---

7 大田昌秀，《沖繩的決斷》（沖繩の決断），朝日新聞社，2000，頁5。

8 前掲書，頁4。

9 大田昌秀，《血的贖罪》（血であがなったもの），那霸出版社，1977，頁33。

10 前掲書，頁242-244。

多同樣敘述著沖繩戰體驗的證言，也幾乎都呈現出極其相似的形象。而兩者除了化為廢墟以外，都還提到了對於新大道建立的驚訝。大田甚至對此以「驚訝到啞口無言，直到這時才對於敵人所擁有的強大戰力有了一番新認識」來加以記錄。

子安教授對於沖繩戰的悲慘曾如此記述：「都已作了如此覺悟，為何終究還是避開了本土決戰呢？當時才小學高年級生的我，邊懷抱著對死亡的恐懼邊預測本土決戰是不可避免的。但為何本土決戰迴避掉了呢？那是因為沖繩以更慘烈的方式代替了本土決戰。」（頁83）

我對子安教授的看法沒有異議。不過，想對此稍加補充，若引用大田的感慨來說明的話，沖繩戰的戰力部署從一開始就已抱持著毫無勝算、近乎絕望的心態。

美軍登陸沖繩本島的隔天昭和20年4月2日，在大本營召開了作戰聯絡會議。根據大田的說法，在席間宮崎第一作戰部長提出「終究還是會被美軍所占領，敵軍也一定會侵入本土」、「與對方玉石俱焚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等看法。甚至，據大田所言，這是在美軍登陸前，大本營內就已經確認過的作戰方針：

關於此點，大本營的想法在美軍登陸沖繩前就很明確了。沖繩守備軍當時是配屬在台灣第十方面軍的指揮下，同一軍團的諫山春樹參謀長，在由大本營回來的路上經過沖繩時，對第32軍的長永參謀長與八原博通高級參謀如此說道：「美軍如果從西南諸島及台灣來犯的話，中央並沒有任何救援手段。終究，我們只是為本土決戰爭取時間的棄卒部隊吧了。只能盡其所能地與敵人同歸於盡」。<sup>11</sup>

確實就像子安教授所言，可以說包含大本營在內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作好了「本土決戰必至」的覺悟。「都已作了如此覺悟，為何終究還是避開了本土決戰呢？」子安教授對此自我提問所作的假設是，「那是因為沖繩以更慘烈的方式代替了本土決戰」。但就像從大田的感慨中也可以看到的，沖繩戰不過是為了替「本土決戰」爭取時間的拖延手段，從一開始就毫無救援手段的「棄卒」。若沖繩戰是「本土

---

11 大田昌秀，《沖繩的心》（沖繩のこころ），岩波新書，1972，頁31。

決戰的替身」的話，在沖繩戰中所犧牲的平民與學生隊們，或許能夠得到些寬慰也說不定。但，拋棄了沖繩、對沖繩見死不救、迴避了「本土決戰」，若藉此本土終於得以殘存的話，大概會讓犧牲者們覺得鬱悶不已吧。

#### 四、回歸運動與沖繩返還：作為幻想的日本

子安教授所指出的三個日期中，4月28日與5月15日就像前面所說到的，前者是沖繩從日本被分割出去的「恥辱日」，後者則是「自我欺瞞的回歸紀念日」。日本與美國締結《和談條約》而恢復獨立，但此同一條約卻讓沖繩繼續處於美軍的統治之下。根據與《和談條約》同時生效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沖繩作為東西冷戰下之太平洋關鍵要地而成為美軍的軍事要塞，同時身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前線基地，直至今日也仍舊是環視中國、朝鮮、東南亞等地的遠東最大軍事基地。

在沖繩，即使在1972年5月15日執政權歸還後，也與先前受美軍統治下處於以軍事優先的狀態相同。日本誇耀世界的《和平憲法》，其精神在沖繩不管是回歸前或是現在從來都沒有被實踐過。在沖繩，憲法之上還有著《安保條約》。憲法在《安保條約》的限制下早已蕩然無存。

沖繩成為韓戰、越戰的攻擊基地，最近還作為對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的出擊基地，乃是美國之全球軍事戰略中重要的亞洲據點。沖繩戰結束後，由中國的內戰、韓戰、越戰算起，爾後到今天的伊拉克戰爭，沖繩一直都與戰場有所關連。從此來看，沖繩可稱得上沒有所謂的「戰後」。

甚至，對於沖繩如此與軍事基地緊緊綁在一起的情況，日本政府非但沒有反對，反倒是積極地支持著。日本同意讓沖繩置於美國支配之下，即使在回歸後也允許美國自由使用沖繩基地的權力。

戰後的日本一直追隨著美國的世界戰略。但並不是以對等地位之

伙伴，而只像是一個仰人鼻息的手下在其身後跟隨著。提供本國部分領土作為基地，還體貼地提出預算來完善基地內的娛樂設施。最近還宣稱要積極扮演同盟國的角色，而派遣自衛隊到伊拉克戰場，成了美國發動戰爭的共犯。對沖繩來說，所謂的回歸，可以說不過就只是被劃入美國與日本的共同軍事支配之下而已。這只要從沖繩的基地來看就很清楚了。因為那裡不正是同時飄揚著日之丸旗跟星條旗嗎？

子安教授在論文的第五節「透過國家的方式」中，對於沖繩回歸協定的欺瞞性用「去除核武並與本土相同」、「日本的對美從屬性」等關鍵詞來加以究明。「基地島」沖繩的歸還，佐藤首相將此稱為日本戰後的結束，因為沖繩這片領土的歸還象徵著日本主權的恢復，但沖繩的回歸卻是在簽訂「危及之際將再次徵用」的密約下所達成的。「這是日本真正的自立，戰後日本從屬關係的終結。但是美軍的『基地島』沖繩依然還是『基地島』沖繩。」（頁88）回歸後沖繩的實體，如果正視現實的話，確實就如同子安教授所點出的一般。

雖然陷入這樣的處境，但大部分的沖繩居民，包含我在內，都不會對回歸日本一事感到後悔。所有的問卷調查都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回歸是件好事。在沖繩於1952年被從日本分割後不久，倡導回歸日本的聲浪馬上如排山倒海而至，且一年比一年洶湧，終於形成了巨大的民眾運動，迎來了1972年的回歸。回歸日本是由沖繩民眾自己所選擇的，並非受到何人的強迫，而是自主性運動的結果。

1960年沖繩縣祖國復歸協議會成立初期，運動的主要口號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也就是回歸祖國的懷抱。但在60年代中期，開始與越戰反戰思潮結合後得到了質的深化，從「回歸和平憲法之下」的理念昇華至「反戰和平」。子安教授之所以將1972年的回歸稱為「自我欺瞞的回歸」，與此運動的質變——團結日本民族這樣閉鎖於國家框架下的民族主義運動，被提升至「反戰和平」這樣國際性的地平線上——有所關連。在看到「祖國」追隨美國、提供自國基地作為美軍進攻越南之用，看著「祖國」的此一身影，沖繩漸漸地從幻想中覺醒。在出現有團體公然倡導「反回歸」的情況下，沖繩迎來了回歸之日。終於得以實現的回歸，其真相卻讓沖繩人失望、夢想破滅。子安教授所說

的「自我欺瞞」一詞中便是存在著這樣的背景。那也意味著終於得知不斷追尋的「祖國」不過只是幻想罷了。

至今台灣及韓國的朋友中還會有人來問我，為什麼你們沖繩人要回歸日本呢？為什麼不獨立呢？在沖繩戰中若說了方言就會被當作是間諜給殺掉、沖繩戰在本質上只是為了延緩本土決戰的「棄卒戰」、戰後被劃入美軍統治之下、回歸後的今日也仍被強迫成為軍事基地。明明沒有半件好事，為什麼沖繩人還要緊緊捉著日本不放呢？這樣不是顯得很沒骨氣嗎？這是我台灣及韓國友人們的意見。1979年到80年我曾在台灣旅居一年左右，當時還曾有國民黨大老積極地鼓勵我從事琉球獨立運動。台灣及韓國的民眾或許很難能理解，沖繩人一面提倡反基地、反戰，卻對於回歸日本一事毫無懷疑的想法吧。

從9/11之後，反恐戰爭成為世界的常態。日本作為對等的條約國為此戰爭提供後勤支援。日本的陸上自衛隊甚至出動到伊拉克，海上自衛隊到印度洋幫美軍艦隊做燃料補給。這意味著日本進入全球化「帝國」時代下《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新從屬關係。（頁89）

子安教授如此認定現在的日美關係，並認為小泉首相的靖國參拜「讓日美的關係更為緊密」。沖繩即是此新從屬關係的重要戰略據點。作為支持新日美軍事同盟的重要據點，沖繩被嵌入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之中。

但沖繩除了是「基地島」外，也是追擊日本這個國家實體的據點。就像子安教授在文章結尾處所指出的，由國家所祭祀的靖國英靈中沖繩人僅有個位數，且那是經日本帝國加以挑選出來祭祀的。但建於沖繩摩文仁山丘上的和平礎石，卻是不分國籍、敵我、軍人與一般民眾、加害者與被害者，如實記載著於沖繩戰中所犧牲的人們之姓名。其動機就在於要對抗企圖恢復選擇性祭祀英靈之靖國神社精神的團體，並引導出超越國境、團結一致的群眾力量。

「基地島」沖繩同時也將是祈求和平的「祈願島」。在不斷更迭的季節中，我們將在這島上落地生根。期盼在下個世代，島上將比現在更充滿著無數希望。而且不管是現在還是今後，人們都將在此生生不息：

已過了幾個季節了吧，彷彿感覺不到時間的流動般，時光飛逝著。……有人呢，有人在那裡呢。或許有什麼不明白的，或許有什麼不足的，但應該還是可以活下去吧。……有人活著，有人活在那裡。有人呢，有人在那裡呢。<sup>12</sup>

看到這裡，吉田拓郎用廣島腔所唱的這首歌，已不再只是自嘲的旋律，聽起來反倒像是強而有力地為人生打氣的歌曲。而子安教授以「人住在那裡」為題的文章也開始不斷地在胸口迴響著。

子安教授的文章是針對該如何閱讀松島泰勝的《琉球的「自治」》（琉球の「自治」）（藤原書店，2006），對於如此課題設定的回答。子安教授說：「自治就是住在該地」。對於所引用的依凡·依利希(Ivan Illich)所言「所謂的定居，也就是住在自己所留下的痕跡之中。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將生活的點點滴滴寫進風景之中」，子安教授又重新作了一番自己的整理：

人的定居，指的是在特定地方、在某地居住下來。所謂的住在某地，是指在該地所留下的生活痕跡中，持續不斷地將新的生活軌跡刻畫其中並繼續生活下去。……定居，並不是指在抽象空間裡的作息起居，而是居住在該地。所謂的該地，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時間與世界上具有明確印記的某地。<sup>13</sup>

從沖繩戰到美軍統治、再到回歸日本，順著沖繩現代史的軌跡，會發現不管是對美國還是對日本來說，幾乎完全找不到這種感覺——在沖繩的「該地」上「有人定居著」。但我們無法從「該地」搬離。「該地」是我們父祖們的土地，也是子孫們將居住的土地。

---

12 吉田拓郎，《咬緊牙關》部分歌詞。

13 同註1，頁265。